

# 我的母親



母親節晚上，看著高齡九十七歲的媽媽，我心中洋溢著幸福與感恩，深夜案前點燈提筆，就寫「我的母親」吧！這是小學生必寫的作文題目，卻是絕對不過時的作文題目，因為在人生不同階段，對媽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。

民國三十五年間父親在孫立人將軍率領的新軍中擔任營長，當時部隊正在東北與共軍作戰，媽媽則與其他軍眷一樣，跟著軍隊一起行動，我是民國三十六年在長春市出生，故取名「長春」。

民國三十八年戰事危急，軍方下令眷屬先行撤離，那時我不到兩歲，父親因擔心母親單獨一個人帶著我逃難，母子存活機率不大，於是偷偷將我藏在宿舍的日式地板下，不讓母親將我帶走，但媽媽發現我不見後，在屋裡、屋外四處瘋狂地找尋，最後是聽見我在地板下的哭聲，才找到了我。

媽媽收拾簡單行李帶著我隨著其他眷屬向南撤離，媽媽常回憶說，當火車經過長江大橋時，向外望去，江裡漂流的屍體，有大人也有小孩。戰亂中鈔票是買不到東西的，母親將僅有的金子偷偷藏在棉襖夾層中，在路上才能換點東西應急。

新一軍安排撤退很有計畫，在各站都設有眷屬安置點照顧眷屬，逃難途中我生病又拉肚子，骨瘦如柴，母親從棉襖夾層取出一些金子到藥房換「鵝鵝菜」餵我服用，我才慢慢好轉，才能在戰亂中存活下來，最後搭船順利平安來



↑母親把襁褓中的我一路抱來臺灣，父親後也隨部隊抵臺，全家團圓合照。（圖／鄭長春）

到臺灣。

那時父親還在東北作戰，戰亂中各種消息不斷，母親每天擔心害怕地帶著我過日子，後來戰事極度吃緊，一處傳出父親的部隊無法撤離，必須留在大陸當敵後情報工作人員，當時二十多歲的媽媽日以淚洗面，幸好同行的其他眷屬相互照顧，彼此共同度過那段最艱困的時間。

最後，爸爸的部隊終於還是撤到了臺灣，全家三人也特別去照相館拍了一張團圓照。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已經搬到高雄小港，聽說小港新村房舍是日軍空軍宿舍，房舍雖然老舊，多少可以避風擋雨。母親出身於廣東東莞，一個富庶人家，在家裡很少做家事，來到臺灣要獨自持家煮飯、燒菜、縫紉、洗衣等，生活大小事都要從頭學起。

那個時代的軍人收入微薄，後來爸爸又添了兩個弟弟、一個妹妹，有了四個嗷嗷待哺的小孩，媽媽除了照顧家庭，也去陸軍鳳山育幼院擔任老師以分攤家計，印象中餐桌上偶有魚肉，媽媽一定都是先給我們吃，最後才用菜湯拌飯填飽肚子，那時軍眷都過得很清苦，生活雖然平淡，卻充滿著幸福與希望，爸爸在那段艱困歲月中為家為國的辛勞付出，現在回想起來更顯父母這輩上一代人的偉大。

我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，但很幸運地仍與媽媽同住，還是媽媽眼前的寶，回想這一輩子還不曾當面讚美過母親一句，也不曾親口跟母親說過：「我愛您」。在母親節的夜裡，寫著文章回想來路，不覺涕淚縱橫，又去媽媽房間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媽媽，我對著她堅定地說：「媽，沒有您就沒有今天的我，我會盡最大能力來孝敬您。」

（作者速寫）鄭長春，政戰學校法律系六十年班畢業，曾擔任軍法官二十一年，執業律師二十七年。

# 袍澤弟兄患難相扶持

當兵將近四十年，脫下那身充滿無限榮光的戎裝歸隱，也快要屆滿四十年，但軍旅生涯，點滴軼事，雖多於牛毛，卻依然記憶猶新，尤其同袍間相互扶持之情，直到今日想起仍然讓人萬分感動。

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，軍人待遇微薄，人人生清苦，但官兵士氣卻十分旺盛，沒人喊苦叫難，個個都是以拯救國家危亡為己任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，大夥生活在軍營，都是患難之交的兄弟，人人皆能推心置腹，重感情、講義氣，親密得如兄如弟、如手如足，遇有困難都能互相幫助。

猶記得民國四十年，軍中伙食欠缺營養，戰鬥任務又繁重，我也正在成長的時候，突然得了夜盲症和惡性貧血病，當時並無醫院可住，只能在營休養，整天頭腦昏昏沉沉，四肢乏力，尤其一到夜晚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晚點名時都是班裡兄弟牽著我走向操場去晚點名，排長李明周是行伍出身，見多識廣，知道這是營養不良所引起，所以請負責伙食的弟兄，買菜時順便帶四兩豬肝回來，拜託炊事班長，將豬肝切片，用開水燙一燙給我吃。

豬肝真是有奇效！那半生不熟、無油無鹽的豬肝，實在難以下嚥，但為了治病，只好閉著眼睛硬是把豬肝吞下。第二天晚點名時我已經不用再煩勞班內兄



汪煥曦（後排右2）至今仍感念同袍情。（圖／汪煥曦）

弟牽著我去點名，兩天後困擾我的夜盲症就不藥而癒，令我終生難以忘懷。

後來，老排長調到金門擔任六〇迫擊砲教官，一次示範射擊，不幸發生砲管爆炸，排長也為國捐軀。得知消息後，想著排長昔日照顧我們無微不至的情形，就更讓我懷念排長，此刻只好遙祭排長，在天之靈快樂。

民國五十六年我結婚時，因手中現金不夠又存款不足，所幸獲得幾位患難之交的同袍兄弟援助，才能和老婆步上紅毯拜堂。婚後不久妻子又生了病，結婚時我已將存款用得精光，此刻又要籌錢，給老婆去交醫藥費用，急得我如熱鍋上的螞蟥，到處亂竄，幾個老兄弟知我困境後，用微薄的薪水，湊了一千元，給我去交老婆醫藥費，兄弟們的熱情，感動得我熱淚盈眶，終身無以為報。

歲月催人老，我們這一群隨政府來臺，同生死、共患難的弟兄，都已壽登耄耋，起過去的戎馬生活，仍讓人感動與振奮，好像又重回年輕時代，與高采烈中不覺眼眶泛紅，期望生生世世都與大家共袍澤做弟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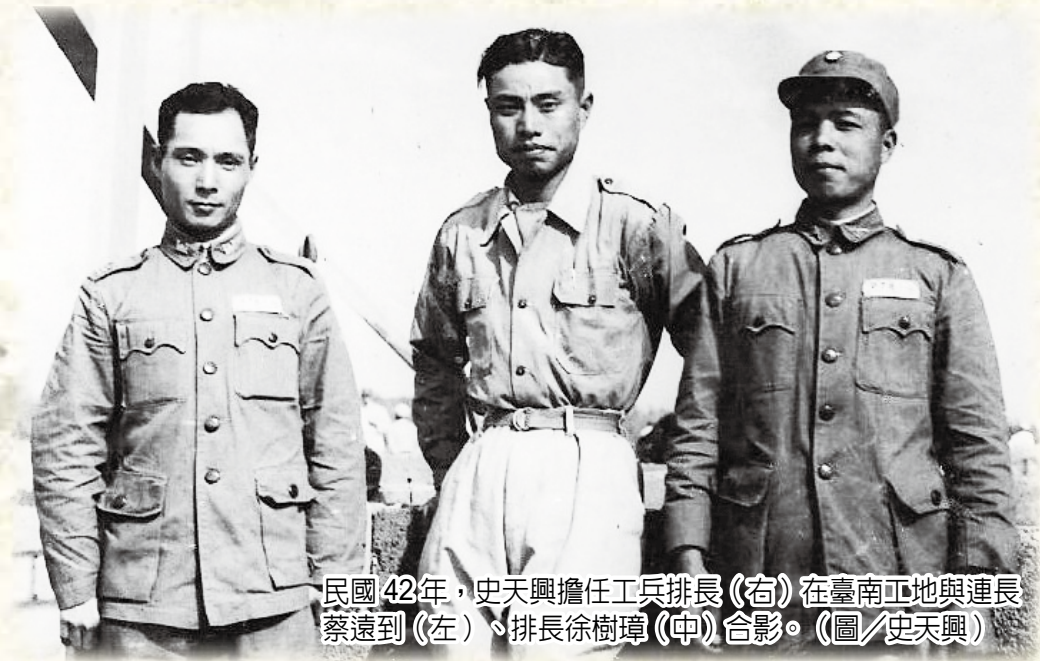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速寫）汪煥曦，政工幹校第八期政治科畢業，民國七十二年少校退伍。

# 大陳撤守前共機頻炸射

大陳島是由上大陳島、下大陳島及零星島嶼組成，屬台州列島，是浙江省沿岸的荒僻漁村，後來國軍退守到這些小島，一下子來了這麼多的軍隊，島上也出現一些新興市集。下大陳島由舢舨碼頭沿石階向上行，約走二百多公尺，兩邊原本的住宅，都成了做生意的店家。每當星期或年節時，阿兵們放了假便上街踴躍，市面人來人往，一片繁榮景象。

但下大陳這一段好日子，只是曇花一現。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，島上施放了第一次空襲警報，我軍兩架野馬戰鬥機繞著島嶼上空打轉，最後飛到海邊上，扔下兩顆炸彈，把一塊塊的礁石，炸得瞬間灰飛煙滅！七月間，我所屬的工兵奉命調往大陳島挖掘坑道，某日午間又看到兩架野馬戰鬥機，繞島打轉，此時高空衝下兩架共軍戰機，迫著野馬戰鬥機開槍射擊，子彈像撒豆子一般落在近島的海面上。

到了九月上旬，島上所有的制高點都豎起了警報標誌設施，這象徵著這個



民國42年，史天興擔任工兵排長（右）在臺南正地與連長蔡遠到（左）、排長徐樹璣（中）合影。（圖／史天興）

地方的制空權已經易主換位，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我軍太平洋號軍艦被共軍擊沉，從此國軍的大小艦艇開始隨時更換停泊地區，大都趁著夜色掩護行動，不再毫無遮掩地停駐在大陳島海域。

是年十一月一日中午，中共派出軍機二十餘架次，大編隊入侵大陳上空。島上各式高射武器朝天射擊，兩架俄製舊式戰鬥轟炸機兩用機，超低空掠過海面，由我們駐地的港口，順著山勢飛了上來，座艙裡的飛行員，他們戴的皮帽子、穿的皮夾克，一目了然，可見當時距離之近。俄式戰機飛越下大陳而過，扔下一排炸彈後離開；待塵土落盡後，地面留下了十八個兩米多深的坑洞。共軍接著又射出兩排莫洛托夫麵包型火箭彈，正好落在固定砲一個步兵連的集合場上，造成我軍死傷二十餘人。

從這天起，共軍軍機不分晝夜，經常飛臨大陳島上空襲擊，時有人員死傷及設施毀損。這時大陳島的補給已不是那麼順暢，島上的日用品已出現缺口；我的這排士兵，都是上過戰場、見過陣仗的老兵，大夥兒都感受到山雨欲來的氛圍。一天兄弟們自動把口袋中的一點錢拿出來，交給伙伕頭買了黃魚給全排加菜。我這個二十五歲的小排長，也把手中僅有的八十五元拿出來，交給傳令兵買了一頭老山羊，宰殺後烹煮了一鍋羊肉大鍋湯，給大夥進補。

「打虎全靠親兄弟」，大陳防衛司令官劉廉一將軍深信這個理念，馬上調來了他的子弟兵，決心要在這裡對抗共軍。十二月十九日，六十七軍步兵師的一個團登上大陳島接防，本工兵連奉命隨陸軍三十八兵團調往臺灣。二十一日夜晚搭上海陸軍，在臺灣大霧中直駛基隆港，下船後轉搭火車，在二十二日下午抵達嘉義車站，嘉義縣縣長率領地方各界代表，在車站歡迎獻花。這倒是讓我略感慚愧，因為我的部隊並未與共軍正面交鋒，更無緣可歌可泣的「大陳島戰役」！

（作者速寫）史天興，第四軍官訓練班十九期畢業。曾任工兵排、連長、上校教官退休。

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合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：e-mail至 [don@ccie.com.tw](mailto:don@ccie.com.tw)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臨江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授權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

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者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儘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